

# 旺角殺街成定局，街頭表演者欲轉戰銅鑼灣



■等候進行藝術照片拍攝的市民

■街頭的獨唱歌手

■街頭舞蹈

上周四，油尖旺區議會以壓倒性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被稱為「殺街」的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使用日數的方案。表決結果公佈的那一刻，居民歡呼雀躍，街頭表演者落寞憂傷。毫無疑問，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表演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精神地標。那麼，以後只能在周六日和紅假開放的行人區，還會有街頭表演嗎？表演者何去何從？有的選擇留下，有的轉戰銅鑼灣，有的另外覓地，有的還在觀望——這便是殺街之後，街頭表演者的內心寫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這個『殺街』結果，還有可能改變嗎？」這是一個仍在旺角行人區進行表演的街頭表演者面對記者詢問時發出的反問。在這片土地表演了這麼多年，一下子離開，內心確實有很大的不捨和遺憾。雖然區議會通過了「殺街」決議，但是離正式執行還有數月的時日，因此這位表演者心中，對於能夠在旺角行人區堅持下去，依舊抱有極大的期待。而他向記者透露，殺街決定通過之後，不同的表演團隊已經開始為將來做進一步的打算。

## 繼續留旺角搵地

一組演唱樂隊組合，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們依舊打算繼續留在旺角行人區進行表演，雖然通過了殺街的決議，但是他們準備在開放的周六日提早來搶佔位置——由於周一到周五已經不能表演了，那麼周六日的人流和表演團隊一定會眾多，只要有空間讓自己留下來繼續展示，就可以將「殺街」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雖然殺街了，但是旺角的人流基本上不會就此減少。因為市民形成的觀光和購物習慣，以及自由行旅客對旺角的觀感，已經構成了固定化的認識，因此人流在短期之內並不會有大的變化，這對街頭表演者來說是一個機會。

不過，有街頭表演者表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在開放的周六日以及公眾假期，街頭表演團隊必然逼爆行人區，到了那時，相互爭位甚至衝突的情形必然不可避免，那麼，有限的空間與位置應當如何分配，到目前為止，區議會或是康文署、食環署，都沒有一個相應的預案和計劃。這是令人較為遺憾的。

但無論如何，不輕易撤離旺角，構成了不少街頭表演



■殺街之後的旺角行人專用區人頭攞動



■商家的易拉架，恐因殺街而消失

者的一個重要選項。

旺角「殺街」了，也有街頭表演團隊表示，他們準備前往另一處行人專用區——銅鑼灣。與旺角相同的是，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也是商舖面較為集中的地方。

到港島區去進行街頭表演，對於不少街頭表演團隊而言，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因為一些街頭表演者告訴記者，港島區的居民心理、遊客的構成甚至街道的實際狀況，都和九龍旺角有很大的不同。銅鑼灣一帶的行人專用區，或許住戶少了一些，但是整個街道的寬闊程度則比旺角小了很多。因此，潛在的阻街風險是非常大的。

故而，若真的不得不轉戰銅鑼灣，一些街頭表演者表示，他們準備對演出風格和內容進行調整，以便適應新的環境。

## 目標遠離民居多遊客

除了行人專用區之外，開拓新的空間也成為一些街頭表演者的選項。不少人看上了中環等區域，理由是這裡空間開拓、遊客眾多、人流量大——關鍵是，沒有噪音和阻街的問題，因為中環一帶幾乎全部都是高層商業大廈，建築本身的隔音效果不錯，且中環地區的廣場、花園較多，與人流量也較為匹配，是街頭表演者一個新的

去處。除了中環之外，尖沙咀的天星碼頭也是部分街頭表演者較為喜歡的地方。因為那裡與維港相呼應，空間較大，自由行遊客帶來的人氣也相當旺，有了阻街和噪音的教訓，但凡能夠遠離居民區、人流又大的地方，都會成為他們心儀的地方。

但是，不少街頭表演者私下表示，無論去何種地方表演，抑或是選擇留在旺角的行人專用區，都必然需要官方的規劃和配合。只不過，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康文署、食環署或是區議會，對於街頭表演下一步應該何去何從，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殺街並不是萬事大吉的一刀切式的做法，並不意味著從此便天下太平。如果不關注「殺街」問題背後的藝術空間問題，則縱使旺角的行人專用區消失了，也會令到其他區域出現同樣的狀況。

不少街頭表演者認為，其實早期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若政府方面能夠採取一些規劃措施，則不至於使得局面發展到失控的地步；一些居民也認為，全日行車，噪音未必就會變小。因此，面對殺街之後的格局，如何讓街頭表演者有一個棲息之地，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

## 馮浩然牛棚「捕光捉影」

文／攝：趙偉

馮浩然生於香港，曾赴英國倫敦學習廣告和攝影，現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擅長用另類攝影印晒方式創作圖像藝術。2007年他在英國舉行了首個個人光媒體版畫展，之後其作品又陸續在香港、澳洲、日本、美國、法國以及中國大陸各地展出。今次，他與理工大學設計系的學生合作，為《香港圖像藝術節》創作「捕光捉影——馮浩然」系列作品，展於香港牛棚藝術村。

記者黃昏時分來到展廳，映入眼簾的是兩排錯落有序被懸於空中隨風飄揚的大塊藍色染布，布面上印着「光怪陸離」的巨型動物，細看這些動物可以發現它們由一些工具和零件組成，夕陽透過藍布投射在地板上與展場的燈光佈局結合在一起烘托出一種神秘而又熟悉的氛圍。這就是馮浩然的系列作品「11瑞獸」。奇怪的動物、大幅藍色染布、橙色的燈光，馮浩然究竟想表達什麼？

透過展場負責人Jade小姐的介紹，記者了解到，在創作這些作品之前，馮浩然帶領他的學生深入牛棚藝術村周邊的馬頭角一帶進行實地考察。在此期間，馮浩然師生不單通過所獲得的資料梳理馬頭角的歷史發展脈絡，分析該社區運作方式的變遷還走遍馬頭角大大小小的車房，從中收集棄置的零件及工具。然後用這些零件及工具拼砌出11隻瑞獸：龍、鳳、鹿、麟、鷹、鵬、鴻、蟬、燕、駿及鶴；最後，以



■《11瑞獸》之燕。

■馮浩然系列作品《11瑞獸》。

藍印技法配合感光藥劑和太陽把圖像顯現出來。而「11瑞獸」就是馬頭角「十三街」最大的特色。

馬頭角「十三街」是沿着馬頭角道及木廠街並排的十三條街道，並非正式的街道名稱，它既是馬頭角的舊樓群（附近都是一些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唐樓）；也是車房集中地（「十三街」內的車房超過190家）。「十三街」當中有11條全直街道，每條街道的字首均以具有中國傳統吉祥兆頭的動物命名，它們是龍圖街、鳳儀街、鹿鳴街、麟祥街、鷹揚街、鵬程街、鴻運街、蟬聯街、燕安街、駿發街及鶴齡街。龍圖、鳳儀有步步高陞和有威可儀的意義；鹿鳴、鴻運（鴻雁）、蟬聯音

似名揚四方、鴻運當頭；鷹揚、鵬程都以鳥類展翅寓意美好前程；麟祥、燕安、駿發、鶴齡則代表吉祥、平安、氣勢如虹和長壽。從前，建築行業多篤信風水，因此他們認為替街道改一些吉祥的名稱，對於附近樓宇的風水會有好的影響。

法國著名史學家兼藝術批評家丹納曾在藝術哲學的課堂上說過，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表達事物的主要特徵。馮浩然抓住牛棚藝術村所在馬頭角「十三街」的兩大特徵「11瑞獸」和車房工具，將這些元素有機地融入創作之間，不單與牛棚藝術村所在社區取得聯繫，而且就地取材將虛擬的「11瑞獸」具象化，這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為牛棚藝術村量身定做。

■《11瑞獸》之龍。

■馮浩然與其學生共同完成的作品《牛棚與11街》。

## 兩岸四地文創產業共聚台北 掀交流新高潮

近日，台北的天空熱鬧繽紛，一批批來自內地、香港、澳門以及台灣各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界人士，掀起一個近年罕見的兩岸4地文創產業交流新高潮。

首先登場的是為期4天的「第四屆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以及「第四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同期在台北登場，兩岸4地、560多家廠商共同參展，其中澳門更是首次組團參加，使得這次文開展規模更完整、更具代表性；此外，還有大批海內外的買家、藝術家、文化界、產業界人士組成多年來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觀展團，來台北參訪觀展，同時還進行大量的相互交流、觀摩、洽商、論壇等活動，使得兩個文創產業展成為兩岸4地藝文、產業一個空前交流盛會。

率領一批來自上海、南京、蘇州、西安、成都等5個城市流通業者專程赴台觀展的「多樣屋」董事長潘淑真指出，台灣的文創產品現時在大陸很受歡迎，因為台灣的文創產品與大陸一樣雖然都源自於中華文化，但是台灣文創產品卻很有自己的風格特色，既有歷史性、文化性，又有很好的創意與現代感，而且較具功能性、生活化，以人為本進行創作設計，因此很受內地消費者的歡迎。但是，潘淑真又表示，台灣的文創產品、文創產業目前仍大多處在「微創」階段，缺乏對內地市場的溝通、切入渠道。因此，她這次主動邀請大陸各地的通路商一起來台觀展，與台灣文創業者進行直接面對面的洽談、溝通和了解。而這次赴台的大陸通路商中還有不少是第一次赴台，因此除了觀展洽商外，還抓緊機會到台灣各地看看，加深對台灣文創產業以至社會層面的了解認識。

當記者慕名來到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參觀時，一進入園區就發現記者十分熟悉、香港獨有的「叮叮車」（電車），竟悄然「來到了」台北松山園區，讓記者一陣興奮。大批的台北市民、觀眾、以及各地遊客紛紛排隊搭乘。原來為慶祝園區舉辦全球華人漫畫——「老夫子50展」，以及台北「香港文化周」舉行，主辦單位特意從香港引入「叮叮車」，在園區內穿梭往來，吸引觀眾、宣傳推廣香港文化。

與此同時，記者又發現文創園區內正舉行全球華人電影矚目盛事「金馬50風華展」，吸引兩岸4地以至海外演藝、電影、文化界人士絡繹參觀；此外，地下一層「中華平面設計協會」展廳內，又正在舉行園區內首次「澳門設計展」，獨有的澳門設計風格，吸引不少觀眾駐足細看；不遠處「2、3號」展館內，正在舉行遠播全球、譽為華人文創始祖的「老夫子50」漫畫展；隔壁展館則在舉行台北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舉辦的「不老夢想 微孝城市」影像展，宏揚中華孝悌文化。

■香港中通社